

# 霍老開講二十世紀一頁滄桑史： 引介《趣味橫生的時光》

陳建守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趣味橫生的時光：

我的二十世紀人生

艾瑞克·霍布斯邦著；周全譯  
左岸文化/9706/564頁/21公分  
450元/平裝

ISBN 9789866723070/601

回眸二十世紀，我們的歷史記憶還剩下些什麼？縱橫二十世紀史壇的英國歷史學家勞倫斯·史東（Lawrence Stone），終其一生以英倫為主題捕捉這座島內形形色色的人事景致，上至英國政治革命、貴族體制崩解危機的過程，下則迄於大學專業化制度的確立，以及普羅大眾風流亦且下流的親密性事等。史東的學術辦法是不邁出英國國門半步，用盡精力為世人留下英國各個階層的歷史紀錄。史東如此耗費畢生光陰琢磨英國史的研究，起因於他認為要去研究本國事物的困難性，遠較研究他國的事物更加困難上好幾倍，理由是距今好幾個世紀以前的本國祖先，其行為舉措簡直是與異邦人無異，甚至是有超出我們想像的可能性存在。本文所要引介的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

則不然，在《趣味橫生的時光：我的二十世紀人生》一書中霍布斯邦選擇以全球史的視野，為世人講述一頁二十世紀滄海桑田的變遷史。他縱筆所及橫跨全球五大洲，關懷焦點則由掌控世界霸權的第一世界國家，到位居邊陲的第三世界國家，都在其猶如照妖鏡的歷史筆觸下。他所採取的學術取徑，明顯與其同一世代的英國同行史東截然不同。史東關懷的焦點主要侷限於英國島內一隅尚未涉及全球性的議題，霍布斯邦如此特出的行徑筆者推斷來自於己身童年的歷史記憶，這在下文會提及，此處不贅。

二十世紀歐美史學發展歷經兩度質變，一是六〇、七〇年代的年鑑史學和馬克思史學，另一則是八〇年代崛起的新文化史。第一波學術思潮主要關注的是社會史課題／研究取徑的學科合法性確立問題，第二波思潮則是迄今抑且不知伊於胡底，兀自沛然莫之能禦的新文化史運動。這兩波思潮在英國各有其代表人物，本文引介的霍布斯邦就是屬於前一波學風底下的傑出之士，新文化史運動的英國代言人則非彼得·柏克（Peter



Burke) 莫屬。兩位史家在中文世界的聲名耳熟能詳，對本地的歷史從業人員、學生而言早已如雷貫耳，柏克先生早些年還曾應邀來臺進行短期講座。抑有進者，兩人作品中已有多本中譯、且流通兩岸書肆之間，幾乎在中文世界可以推出個人全集了。如今，霍布斯邦又再為繁體中文世界讀者現身說法，暢談其學者人生旅程上的聞歷。閱讀本書，等於是近距離親炙大師的翩翩風采，讀者們可與霍老一同回顧作為學者的人生、動機、種種抉擇，以及在學習這條路上的酸甜苦辣。更可進一步理解這位老牌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如何探照世界舞臺的聚光燈，讀者們可千萬別浪費這樣一舉兩得的便宜事。

霍布斯邦這本自傳性質的回憶錄，英文本是在2002年推出的。中文版譯者在閱讀筆記中，將書名的來龍去脈作了一番解釋，並將之翻譯成「趣味橫生的時光」。在這裡讀者可以看到，該書雖名曰「我的二十世紀人生」，但不只是霍布斯邦的人生，而是一個趣味橫生的「二十世紀」人生。霍老史筆一揮，從個人的兒時經驗出發，一路迤邐而下直至當代的國際性事務，頗有以春秋之筆責賢者的況味在。尤其是面對他書中不斷抨擊的美國霸權，更是絲毫不留情面，甚至預言我們這群讀者當中，或可親眼目睹「美國世紀」有衰亡隕落的一日。本書共計23章，按照霍布斯邦的說法，他將全書的架構安排成三個部分，第1章到第16章大致是以編年史的寫法，進行討論關於個人及政治的事件，所

涵蓋的時間從孩提記憶（1920年代初期）一直到1990年代初期為止。第17章和18章則是縷述自身的專業歷史學者生涯，第19章到22章所談論的則是關乎霍布斯邦個人生命經驗裡，與其長期接合縮連並產生互動關係的地區與國家，這個部分不在霍布斯邦整體的編年敘事主軸中，因此將之獨立成篇。

霍布斯邦的家世背景欠佳，父親是來自英國的猶太人，母親則是在奧匈帝國境內成長的猶太小姐；迨至雙方成親之際，第一次世界大戰突然爆發。大戰結束後，霍布斯邦一家三口前往維也納定居，從此過著在家說英語、出外講德語的文化生活。命運多舛的霍布斯邦出生以後，上帝似乎對他沒那麼眷顧。在他幼學之年時，德語不佳的父親遽歸道山；哀痛逾恆的母親，兩年後也跟著撒手人寰，於是霍布斯邦年僅14歲就成了父母雙亡的孤哀子，必須前往德國依親，這又給了霍布斯邦機會憑添文化交流的契機。少數族裔和下層社會的出身對霍布斯邦並未構成上進的阻礙，相反地，還有助於構思多元文化價值，更對日後從事庶民文化研究時添加意想不到的秘密武器。庶民文化之於上層文化就猶如史東所云是比異邦人還要更異邦人的外來文化，霍布斯邦因此進路出道，在擠身學院之林後，非但不排拒當年的卑微出身，還思索以「非猶太文化」的姿態來面對，並設法經由此道思索認識構築多元文化，更是彌足珍貴的一點。霍布斯邦的學者人生對於尚未出道的歷史學徒來說，簡直就是一堂

寶貴的「英國課」(English Lessons)。觀霍老、想自己，能不大受啓發、鼓舞嗎？

霍布斯邦在書中是以全球史的觀點進行鋪陳，全球史的取徑背後有全球化的方法論背景，這在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筆下名之曰：「世界體系」。全球史觀的世界史寫法在於突出人類歷史中的兩個主題——「傳統」和「交流」，透過這一縱一橫的觀看向度，不同社會傳統的相互交流、文化融合也得著清晰的闡釋。霍布斯邦在書中致力於刻劃多種文化交流背景下所有社會的共同經歷，不以國家為本位而是以「社會空間」作為審視歷史的基本單位。譬如第10章講述第二次世界大戰和第11章鋪述美蘇兩大國家的冷戰對立，表面上講的是參與戰事的國際集團，內中的實情卻是以共產黨員、軍官、工人和記者等為主軸，穿針引線地帶出當時的政治、時代和社會氛圍。「社會空間」的概念在描述人類歷史進程時，避免以國家為單元過度強調民族或文化的獨特性和排他性這個偏鋒。每個社會都為全球的有機組成部分，但每個社會都並非孤立存在，社會與社會之間互有發展條件，彼此的競爭、交融、碰撞以及力量對比關係都是推動全球發展的重要動力。

當然，在書中霍布斯邦仍不改其左派立場，特別關心社會與政治範疇裡對於歷史的運用與濫用，進而探討史學家的重責大任與歷史的作用。抑有進者，他還從馬克思主義與當代歷史潮流的關係，一路談到了全球野

蠻主義、美利堅世界帝國的興起與遭受破壞的人類文明發展。在關於他自己專業歷史學者的生涯篇章時，霍布斯邦也提到專門研究遙遠過去的歷史學者，只能憑藉過去古人所遺留下來的一鱗半爪，配合當下的事物闡釋心中的想法和意見。由此延伸，歷史學家的天責並不在於為其他專業的歷史學家著書立說而已，還要著眼於一般的普羅大眾。這在史學專業化思潮大行其道的當下，不啻為一套針砭的說帖。

在論及與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的交際時，霍布斯邦鉅細靡遺地描述與「年鑑學派」或是圍繞於「高等實驗研究院第六部」的學者們交往的情況，之後卻調轉筆鋒講到布勞岱爾和年鑑學派實際上享有的獨霸地位，於1968年後已告終結，《年鑑》雜誌在國際間的影響力亦已急遽式微。讀者閱及此處可能會心生疑惑，霍布斯邦在這裡的講法是否言之成理。這裡應該提出的是年鑑學派在布勞岱爾以降的第三代學人，其治史風格已與前朝開國先祖有別，並認為所謂年鑑學派是八〇年代創造出來的言論，指的是它已達到國際知名程度的敘事。在此敘事之中，年鑑學派具有核心接班人和傳承世代的系譜、團隊工作模式與研究典範等等，是用以辨識其傳統性與集體性的判準指標。然而，這些指標的規訓性和排他性猶如雙面刃，既讓年鑑學派的發展為世人熟知，卻也令其化約了年鑑學派面貌的複雜性、讓其步入了歷史。這包括一些與《年鑑》期刊相往



來的學者，或是在「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授課的學者，都不以「年鑑學派」自居。一些被視為第三代或是第四代的學者，也不認為該稱呼還能有效說明自己的史學研究特質，或適切定位自己的學術位置；只強調這團體內的個別研究取向，而否認有這樣一個學派存在。就誠如羅歇·夏提埃（Roger Chartier）所云：「年鑑如同一塊不斷擴散的雲團，吸引各智識精英所形成的混合體。」

霍布斯邦老了，但世界依舊年輕。自傳性回憶錄的難能可貴之處，在於當事者要身強體健、享壽夠長，復加以擁有一支生花妙筆，才能將過去的歷史活靈活現地重新搬演給未經歷過該段歷史的讀者感知。這是為何史家回憶性質文本在書林未能大行其道的一個重要因素。在寫作本文之際，我接獲享譽社會學界的歷史社會學家查爾斯·蒂利（Charles Tilly）過世的消息，蒂利的例子恰可為本書的難得下一個最好的註腳。蒂利晚年在病床上與癌症進行纏鬥，倘若他活得更長一點，健康因素不致於影響他寫作回憶錄

的話，那麼展現在注重社會結構影響力的蒂利筆下的二十世紀史肯定又別有一番景致。在追悼蒂利的當頭，虧得有霍布斯邦選擇以幽默生動的敘事方式，挑選世界上最具代表性的幾個議題、人物，配合他信手拈來的吉光片羽，清晰曉暢地介紹它們的起源和歷史。我們的腦袋永遠放得下任何新東西、怪東西、美妙的東西，隨時隨地都可以貯藏，所以，當世界一直在改變與流逝，歷史記憶就是你／妳的寶藏。霍布斯邦不僅訴說自己的歷史，更為本書作了完美的詮釋，讓所有讀者，都成為歷史記憶的蒐藏家。霍布斯邦慎思明辨，睿智篤學，自成一家說法，早已無庸贅言。巧匠巨擘，試圖從宏觀的角度，堅信地提供我們各種可能的答案，就算在暑氣逼人的盛夏酷暑，翻起這本份量十足的著作，老嫗能解的文風竟能引來一股清風自書扉徐徐揚起，更是大師最難企及之處。在資訊時代知識趨近於瑣碎化的當頭，我衷心期盼本書將引起讀者興趣去閱讀專屬於其歷史記憶的各類作品。